



创作中的陈有清

初识有清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瘦而高,像一竿被风骨撑起的翠竹。他约我去,是他看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他认为略加修改可以发表。他坐在我对面,俯身为我讲解字句,手指关节轻叩着那本厚辞典的硬壳封面,“笃、笃、笃”的声音

清越,宛若石子投入深潭,漾开一圈圈涟漪。那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右手中指关节处,有一个因常年握笔磨出的小小的、泛着浅黄光泽的茧。他指尖点过之处,原本沉睡的方块字仿佛被无形的气韵吹拂,在我眼前舒展、呼吸、摇曳生姿。

一粒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悄然落入我心田的沃土,在无声处萌芽。后来才知道,身为县作协副主席的陈老师,案头总堆叠着山丘般

心头永远的暖

□ 季峰

那是1972年初夏的一个拂晓,天刚露出鱼肚白,一辆吱吱作响的大板车将昏迷不醒的我,急速送进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在医生抢救的过程中,迷迷糊糊的我,总感到有人一直陪伴在身边。当我奋力睁开眼睛,视点由模糊到清晰,哦!是陈有清老师,清癯的面容因焦灼和疲惫而憔悴;一副眼镜后面,慈和的目光充满了关切。“你醒啦!”陈老师的肩梢顿时绽开欣慰的笑意,紧张而绷紧的身躯似乎放松下来。原来昨天下午,我在县文化馆大画室给美术骨干培训班的沈启鹏、余曾善、吴元奎等学员当模特,可到了晚间突然头痛欲裂,剧如刀割,浑身烫得厉害。时任副馆长的陈有清老师听说了,立即跑过来,递上温度计、退热药以及热开水等,忙前忙后的照应。后来才知道,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刚蒙蒙亮,他就和同事用大拖车送我就诊。后经骨髓穿刺检查,我的病情为全县首例乙型脑膜炎。同病房的患者一个去世,一个残疾。医生说我命大,幸亏处置得当,送医及时,转危为安,还没留下后遗症。劫后余生,我常跟家人和朋友说,陈有清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与他是生死之交。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座落在如东县城中心的文化馆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最高文化殿堂,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音乐、戏剧和美术创作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我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插队农村务农两年多,有幸两次到仰慕已久的县文化馆,在陈有清老师身边学习和锻炼。

我第一次进文化馆,是1970年秋天,金桂飘香。当时全县要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需编印音乐总谱。可那会儿印刷厂条件跟不上,钢板刻写、人工油印成了唯一的办法。所以,每个区文化站要选派一人到文化馆来参加此项工作。此行虽然时间仅有一个多月,但陈有清老师高屋建瓴的工作思路,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平易近人的务实作风已深深印刻在我心间。

1971年的晚春,乍暖还寒,我再次走进了文化馆。这次是馆员曹振华同志因病长期休假,安排我临时顶上,这让我心里十分忐忑,因为我深知文化馆担负的职责是全县的文艺精品创作和群众文化普及,哪样不是硬功夫?我这点能耐,有些工作远不是我所能承担的。但陈有清老师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便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别怕!先把能做的做起来。不会的、不懂的就边干边学,慢慢适应,争取不断进步。”在陈有清老师的鼓励下,我迅速调整心态,信心满满地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回报嘛!是陈有清老师赞许的目光、满意的笑容。

我们文艺组有一项常规工作,就是每月编印1至2期毛泽东思想宣传材料,内容几乎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充满乡土气息的群口词、对口词、快板、诗歌、故事等各种体裁形式。我从登记基层来稿做起,边阅读、边学习、边整理,筛选出相对有质量的作品,再让其他同事组稿编辑。在文化馆浓浓的创作氛围的熏陶下,尤其是受陈有清老师带领一班文学精英日以继夜地创作《东风满帆》报告文集的精神所感染;同时,在馆的一批南通和如东文坛新秀顾洛、严青等的优秀作品频出,也时时鼓舞和激励着我前行。记忆犹新的是,陈有清老师为了让我更快地了解基层情况、理解和掌握创作的基本规律及创新方式,特意约请业余创作者面谈作品修改意见,让我一同参加座谈分析,通过多听多学多参与,促使我多思多想多创作,逐步提高了我的认知水平和工作能力。再加上我原来在公社、大队宣传队有一定的创作基础,所以后来也能在期刊编辑上助一臂之力,进而独当一面。特别是一年后,我成为如皋师范学员。为了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我创作、表演了相声《新如师》,歌颂了学校恢复招生后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不仅获得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还全文登上校刊,并向在如东召开的南通地区教育工作会议作了汇报演出,受到了领导以及全体与会代表的赞扬。尊敬的陈有清老师,可谓我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

五十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江山不老,惆怅的是陈有清老师与我已阴阳两隔。依稀还如昨天的是,文化馆的油墨香,创作室长夜不灭的灯,陈有清老师忙碌的身影,还有那吱吱作响的大板车和焦灼憔悴的面容。这份知遇之恩,这份师生之情,这份生死之交,伴着日夜流淌的串场河水,已成为我最珍藏的记忆,成为我心头永远的暖,将我一辈

用生命的跃动刻下永恒的诗行

□ 一丁

陈有清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可我总觉得他从未走远。每当翻看他的书,品读那些带着墨香的文字,他温和的笑容、儒雅的身影便会清晰浮现,仿佛昨日还在蓬蓬树下与我们诗话端阳。臧克家先生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清先生正是如此。他活在千万字的著述里,活在我们追忆的泪光中,更活在每个被他文字温暖过的人心里。

记得2020年的端午节,如东县阅读者协会举办“诗咏端阳”活动,有清先生在蓬蓬树下,与读者们欢聚一堂,老少齐聚,诗话端阳,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难忘。如今翻看活动视频,仿若昨日。今年的五一节,我们又来

到蓬蓬树下,缅怀有清先生,追忆那些逝去的岁月与故人。有清先生离世后,他的老伴蒋秀英老师精心整理他的手稿、著作等资料捐赠给如东县档案馆。这些珍贵资料得以妥善保存,会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他为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也给我们带来些许慰藉。

有清先生走得安静从容。他生前选择不举行告别仪式,这份豁达通透,尽显对生命的大觉悟。在他眼中,生命丰富有趣,正如他在《鱼趣》中所写:“老来不作悲愁赋,笑得梁颢跳龙门。探得水府三千客,写尽鱼生即人生!”

在有清先生的写作计划中,关于鱼类的写作原计划完成四部书的。第

一部以生物多样性展现“鱼之奇”;第二部以认知悖论揭示“鱼之智”;第三部“鱼跃中华”当论及渔业文明对华夏文化的塑造;第四部“渔墨千秋”则应梳理从《山海经》到现代艺术的鱼意象流变。这种结构暗合中国文人“格物致知”的认知路径,将鱼类书写升华为文明溯源工程。令人扼腕的是,先生未及完成后两部便驾鹤西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红楼梦未完”的那种感觉。我们实在不愿意承认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如今,手捧先生留下的两部著作,眼前浮现的不仅是他伏案写作的身影,更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鲑鱼,用生命的跃动在时间长河中刻下永恒的诗行。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常人若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中得其一,便已不凡,有清先生既有“立言立功立德”的成就,更有有趣的灵魂,后者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也正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光所在。他一生都在做有趣之事、思考有趣之问、写有趣之文,并乐于与朋友分享,追求“与众乐乐”的境界,形成独特的“趣味人生观”。就像梁任公先生所说,若将“趣味”从他身上抽离,或许便所剩无几,有清先生亦然。

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永远不会消逝。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有清先生。

双月楼下柳人怀

——怀念我的导师陈有清先生

□ 源泉

作小说,有多篇小小说被《小说选刊》选用,报告文学《大医精诚——徐克成》《金牛奋蹄南黄海》《月光白鸽丁洋》也相继出版。

岁月不饶人,先生的身体每况日下,创作《早春二月的雷鸣》时曾昏倒路边,幸抢救及时。他家与我家仅百米之遥,晚饭后常能看到他与老伴蒋秀英在路灯下散步。相遇时,我们总是寒暄几句,先生那藏在眼镜后的微笑与老两口相携的恩爱身影,都是我心中温暖的慰藉。新冠疫情三年,先生多次住院,不能探视,我微信转慰问金他坚决不收,回诗一首:

冠魔乱舞百业凋,薪金未减反增高。夜半机响钱到账,揽尽星斗欲狂嚎!检查CT后还作诗调侃:浑浑噩噩上九霄,遭却天神砍刀刀。幸遇航姐王亚平,遣我东州守海樵。

出院时,也不忘感谢主治医师外科主任石磊及其团队:

东皋咏井香,西瀛夸橘美。石磊大名扬,杏林一北斗。

晚年的先生迷上书法,不便外出便上网课,自嘲小诗颇有情趣:

夏日遇事莫要慌,临碑写帖两三张;旁人捧自己笑,水墨清心自凉。

2021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张謇纪念馆并高度评价其实业救国精神的新闻后,先生异常振奋。三十年前,他编创的五集电视剧《子规啼血》就曾在中央台及欧美、东南亚12国播出。那天清晨他便发微信给我,希望我所在的融媒体中心重播该剧,并推荐我加入张謇研究会,鼓励我对张謇有更深一步的研究,赋诗共勉:耑翁大旗还在飘,汇集各路老英豪。更有新人胜似虎,同将东州摇一摇。同年12月7日,张謇103岁的孙女

张柔武莅临大豫豫,参加先生与刘士辉组织的张謇铜像揭幕27周年纪念活动,先生嘱我同行。在现场,张柔武一眼就认出先生:“我记得你,你是搞文学的陈有清,27年前我们在此合影,还有搞音乐的吴尧!”那天,柔武老人还欣然为我在先生所著的《早春二月的雷鸣》一书扉页题词:“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人生,因奋斗而精彩!”这句题词恰是先生一生的写照。从基层教师、文化站长到县文化馆副馆长;从借调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辑《乡土报》回到如东编史修志,无论年轻时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还是耄耋之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先生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直至2025年8月4日那个悲痛的午后,先生如倦鸟归林般溘然长逝,留下最后一页未完成的人生诗篇。

先生书房“双月楼”得名于窗前掘直河的景致——皓月当空时,天上月与水中月交相辉映,虚实相生,有“一楼收双月,万卷照孤心”之意,以月色喻求知之路的澄明与坚守。这间陋室见证了无数佳作诞生:“文革”后江苏首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均由他担纲主笔;诗集《双月楼诗词选集》、散文集《苇灯》《鱼趣》等著作等身;编史修志方面有《县志编修探微》《方志美学散论》等专著;电视剧本除《子规啼血》外,还有《爱的星座》《人间自有真情在》《钱桥一日》等6部。

2023年中秋,由先生作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著名作曲家吴尧作曲,两位老艺术家联袂创作了一首歌颂中秋月圆的歌曲《月亮月亮我的心》,在我协助下,由县广播电台以及新媒体平台播出,广为传唱:“忆当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有清(右一)与张柔武(右二)、吴尧(左一)、刘士辉(左二)合影

携手处,双影斜映紫云峰。情切切,意匆匆,数度冰轮照飞鸿……”

2024年3月25日出院那天,先生归心似箭,心中牵挂的还是他的“双月楼”,写下《出院归家》:

廉纤遮望眼,驱车返乡关。双月楼下柳,频招我入怀。

月亮代表我的心。此刻仰望夜空,那皎洁月光里,定有先生双月楼前的身影——那株垂柳依旧,正以春风般的温柔,轻抚着每一个被他照亮过的心灵。